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百家公案 第四十九回 當場判放曹國舅

斷云：一念功名魂不返，誰憐張氏得伸冤。

當場已擬昭然法，曹氏修行不戀官。

話說宋仁宗登極，至皇佑九年，一日設朝，有青州王相公出班奏道：「近因南蠻不靖，楊文廣、狄青二將軍征進在邊庭，陛下當念此二人辛苦，可差得能官包文拯，齎衣糧前去賞勞三軍，以廣陛下之恩。」上允奏，即降敕，宣包文拯齎衣糧上邊庭而去。文武既退，是夜仁宗寢於宮中，忽夢見著皂衣先生領數千人，各拋磚擲瓦，打其宮門。上醒來，宣王丞相入宮中，以所夢問其吉凶。王丞相奏道：「陛下五更得夢，乃是正夢。

穿皂衣即孔聖先師，領眾弟子見陛下，蓋因南蠻作反，幾科不曾取士。如今可出黃榜招賢，乃其佳兆也。」仁宗大悅。次日設朝，即御書黃榜張掛，招取天下賢士。

是時，潮州潮水縣孝廉坊鐵丘村有一秀才姓袁名文正，幼習舉業，其妻張氏貌美而賢惠。生個兒子，已三歲。袁秀才聽得東京開南省，與妻子商議，要去取試。張氏云：「家道雖貧，隨時度日。兒子幼小，君若去後，教妾靠著誰人？」袁秀才答道：「十年燈窗之苦，指望一日成名。既賢妻在家無靠，不如收拾一同前行。」張氏見他堅意要去，只得依隨而行。有詩云：

功名念起赴京畿，兩口妻兒暫近隨。

路上驅馳都不管，誰知禍及悔時遲。

袁文正與妻子路上曉行夜住，不則一日，行到東京城，投王婆店歇下行李。過卻一宵，次日袁秀才梳洗飯罷，欲同妻子上街玩景致。王婆道：「此處一者是天子所居，二者是開封府，三者是曹家府，秀才若去玩景，善觀方便。」文正云：「我讀書之人，自識道理。」夫妻離店，入得城來。

正在玩景之際，忽一聲喝道來到，頭抬已近前。夫妻二人急躲在一邊，看那馬上坐著一貴侯，不是別人，乃是曹國舅二皇親。二國舅馬上看見張氏美貌，便動情，著牌軍請那秀才到府中相望。牌軍說知，袁秀才聞是國舅有請，哪裡敢推，便同妻子入得曹府來。二國舅親自出迎，敘禮而坐，動問來歷。袁秀才見國舅相敬，亦不隱，告知來赴選之事。國舅大喜，先令使女引張氏入後堂相待去了。卻令左右抬過齊整筵席，親勸袁秀才飲得酩酊大醉，密令左右扶向僻處，用麻繩絞死，把那三歲孩兒亦打死了。可憐袁秀才，滿腹經綸未展，已作南柯一夢。

比及張氏出來，要邀丈夫轉店時，二國舅道：「秀才飲已醉，扶入房中睡去。」張氏心慌，不肯入府，欲待丈夫醒來。挨近黃昏，國舅令使女道知丈夫已死之事，且勸她與我為夫人。使女通知罷，張氏嚎啕大哭：「我夫子死得不明，欲要奴為夫人，除則一死。」二國舅見其不允，令監在深房內，日使侍女勸諭不從。

一日，包公到邊庭賞勞三軍回朝，入奏仁宗。仁宗問：「邊庭消息何如？」拯奏：「邊關寧靖，軍民樂業。」上悅，親賜御酒並金花，與拯還府。拯辭帝而出，行過石橋邊，忽馬前颺起一陣怪風，旋繞不散。拯付道：「此必有冤枉事。」便差隨從王興、李吉：「追此狂風去，看其下落。」王、李二人領旨，隨風前來，那陣風直從曹國舅高衙中而落。兩公牌仰頭看時，四邊高牆，中間門上大書數字道：「有人看人者，割去眼睛，用手指者，砍去一掌。」兩牌軍懼怕，回稟知拯。拯怒道：「彼又不是皇上宮殿，敢此亂道！」即親自來看，果然見一座高院門，正不知是誰貴侯家，乃令軍牌請得一老人來問之。老人稟道：「東京別的房舍衰老皆識，這座府院卻理會不得。」拯笑道：「爾莫非怕他勢要不敢說？有我在，但說無妨。」老丈只得直答道：「是皇親曹國舅之第府。」拯又問：「便是皇上之殿，亦無此高大，彼只是一個國舅，起此樣府院！」老丈歎聲：「大人不說，衰老哪裡敢道？他的權勢比皇上的尤甚，有犯在他手，便是鐵枷；人家婦女生得美貌者，便強搶去。打死幾多人命，算得什麼。近日府中因害得人多，白晝裡出怪，國舅住不得，今合府移往他處去了。」包公聽罷，遂賞老人而去。

拯令牌軍打開鎖門，入到高廳上坐定。裡頭宏敞，恰似天宮。拯喚王興、李吉近前問：「汝二人勾不得誰？」二人答道：「上界勾不得玉皇大帝，下界勾不得閻王天子，西山勾不得猛虎，東海勾不得老龍，只除這幾等，不問皇親國戚、朝官宰相、軍民百姓，盡皆勾得。」拯喜，重賞二人。二人酒飲之已醉，出門首發狂言語。拯怒：「適差汝勾取馬前旋風兒來證狀，卻在街上弄酒！」將二人打三十六棒，限明日勾不來發遠處軍。

二人出門，思量無計，靠晚間乃於曹府門首高叫之。忽一陣風處，一冤魂手抱三歲兒子，隨公牌來見包拯。拯見其披頭散髮，滿身是血，拯知是冤魂，遂問其來由。袁文正將赴試被曹府謀死，棄屍在後花園井中之事，從頭說了一遍。拯又問：「既汝妻在，何不令她來告狀。」文正道：「妻今被帶去鄭州三個月，如何能勾得見相公？」拯道：「汝且去，我與你准理。」道罷，依前化一陣風而去。是時漏滴三鼓，拯秉燭獨坐，思量決計。

次日升廳，集公牌吩咐云：「昨晚冤魂說，曹府後園瓊花井裡，藏得有千兩黃金，有人肯下去取之，分其一半。」王、李二人近稟要去。拯令弔下井中看時，二人摸見一死屍，驚怕，上來稟知於拯。拯道：「我不信，縱屍身亦撈來看。」二人復弔下井，取得屍身上來。拯令抬入開封府來，將屍放於西廊下，便問牌軍：「曹國舅移居何處？」牌軍答道：「今移在獅兒巷內住。」拯即令張千、馬萬，備羊酒前去恭賀他。拯到得曹府來，國舅在朝未回，其母太郡夫人怪包拯不當賀禮，拯被夫人所辱，正轉府，恰遇國舅回來。見拯下馬，敘問良久，拯因道知來賀，被夫人羞叱。國舅陪小心道：「休怪婦人之言。」二人相別。

國舅到府煩惱，太郡夫人問其故，國舅道：「適間包大人遇見兒子，道來賀夫人，被夫人羞辱而去。今二弟做下逆理之事，倘被知之，一命難保。」夫人笑道：「我女兒為正宮皇后，怕他甚麼？」國舅道：「今皇上若有過犯，他且不怕，把甚皇后當事？不如寫書付與二弟，令他將秀才之妻子謀死，此則方絕後患矣。」夫人依其言，便修書差人送到鄭州見二國舅。二國舅接得看罷，沒奈何用酒迷倒張夫人。正持刀入房要殺之，看她容貌，不忍下手。出房來遇見院子張公，問其憂悶之故。

二國舅道知前情，張公道：「國舅若殺之於此，則冤魂不散，又將作怪。我後園有口古井，深不見底，莫若推落井中，則無事矣。」國舅道：「以甚麼為信？」張公道：「聽水響為信。」二國舅大喜，預賞張公花銀十兩，令使女縛了張氏，與張公拿到後園來。那張公有心要救張娘子，只待她酒醒。一時間張氏醒來，哭告其情，張公亦哀憐之，令她在井上左右轉三遭，若不落井，便救得你。張氏依言行轉，果是無事。張公即用大石頭丟下井中，作水響之聲，密開了後門，將十兩花銀與張娘子作路費，教她直上東京包大人處告狀。

張氏拜謝，出得門來，她是個閨門女子，獨自如何到得東京？悲哀感動太白星，化作一老翁，直引她到東京了，仍化清風而去。張氏驚疑，抬起頭望時，正是舊日王婆店門首。入去投宿，王婆頗認得，訴出前情，王婆亦為之下淚，乃道：「今五更包大人去行香，待回來可接馬頭下狀。」張氏請人寫了狀子完備，出街來，正遇見一官人，不是包大人，卻是大國舅。

見著狀子大驚，就問她個衝馬頭之罪，登時用鐵鞭將張氏打暈過去。搜檢身上，有花銀十兩，亦奪得去，將屍身丟在僻巷裡。王婆聽得消息，即來看時，氣尚未絕，連忙抱回店裡救醒。

過二三日，探聽包大人在門首過，張氏接馬頭告狀。包拯接見狀，便令公牌領張氏入府中，去廊下認屍，果是其夫。拯又拘店主人王婆來問的實，王婆道：「委的袁秀才妻張氏，初赴春闈，便在小妾店中住。日前誤在曹國舅處下狀，被打死，得妾救醒。」拯審勸明白，令張氏入後堂陪侍李夫人，發放王婆回店。拯思付：「先捉大國舅又作理會。」即詐病不起。

上聞拯病，與群臣議往視之。曹國舅前奏：「待小臣先往問疾，陛下再去未遲。」上允奏。次日報入拯府中，拯吩咐齊備。適

國舅到府前下轎，拯出引道，迎入後堂坐定。敘慰良久，便令抬酒來飲。至半酣，包公起身道：「國舅，下官前日接一紙狀，有人告說丈夫兒子被人打死，妻室被人謀了。後其妻子逃至東京，在一官人處下狀，又被仇家用鐵鞭打昏去了。且幸得王婆救醒，復在我手裡告狀，下官已准她的，正待請國舅商議，不知那官人姓甚名誰？」國舅聽罷，毛髮悚然。張氏從屏風後走出，哭指道：「打死妾身正是此人。」國舅喝道：「無故賴人，該得甚罪？」拯怒，令牌軍捉下，去了衣冠，用長枷監於牢中。拯恐走透消息，關上門，將親隨人盡拿了，便思捉二國舅之計。寫下假家書一封，已搜得大國舅身家書，用硃印訖，差人尋夜到鄭州說知：「太郡夫人病重，作急回來。」國舅見書，認得兄長簽書，即忙輕身回轉東京。未到府，遇見包拯，請入府中敘話。酒飲三杯，國舅半酣起身道：「家兄有書來，說道母親病重，尚容另日領教。」忽廳後走出張氏，跪下哭訴前情。國舅一見張氏，面如土色。拯便令捉下，枷入牢中。

從人報與太郡夫人知之，夫人大驚，即將誥文自來開封府。恰遇弔著二位國舅在廳上打，夫人近前，將誥文說包拯一篇，被拯奪來扯碎。夫人沒奈何，急回見曹娘娘，說知其事。

曹皇后奏知仁宗，賴救之。仁宗亦不准理。皇后心慌，私出宮門，來開封府與二國舅說方便。拯道：「國舅已犯死罪，娘娘私出宮門，明日下官見上奏知。」皇后無語，只得復回宮中不理。

次日，太郡夫人自奏與仁宗，仁宗無奈，下敕遣眾大臣到開封府和勸。拯知其來，吩咐軍牌：「彼各自有衙門，今日但入府者，便與國舅同罪。」眾大臣聞知，哪個敢入府中？上知拯不容情，怎奈太郡夫人日夕在前哀奏，只得命整鸞駕，親到開封府。拯聞知，在府門首迎候。鸞駕已到，拯近前將上玉帶連咬三口。上問其故，拯奏：「今又非祭天地勸農之日，因何胡亂出朝？主天下三年大旱。臣乃白虎，陛下為青龍，可免三年之旱。」仁宗道：「朕此來端為二皇親之故，萬事看朕分上，饒他也罷。」拯道：「既陛下要做二皇親之主，一道赦文足矣，何勞御駕到此。今國舅罪惡貫盈，若不允臣判理，情願納還官誥歸農。」仁宗回駕，拯令牢中押出二國舅赴法場處決。太郡夫人知得，復入朝懇上降赦書救二國舅。皇上允奏，即頒赦文，遣使臣臨法場中宣讀。

當下正待處決之際，忽報皇上赦書來到。拯聽宣讀只赦東京罪人及二皇親。拯道：「都是皇上百姓犯罪，偏不赦天下！」

先令斬訖二國舅，大國舅等待午時方開刀。太郡夫人聽報斬訖二國舅，忙來哭報皇上。王丞相奏道：「陛下需通赦天下，則可保大國舅矣。」皇上允奏，即草詔頒行天下：「不拘犯罪輕重，一齊赦宥。」拯聞赦各處，乃當場開了大國舅長枷，放之而回。歸見夫人，相抱而哭。國舅道：「不肖深辱父母，今在死中復生，想母自有人侍奉，兒情願納還官誥，入山修行。」

太郡勸留不住。後來曹國舅得遇奇異真人點化，已入仙班中。

拯既判此款公案，令將袁文正屍身葬於南山之陰。庫中給銀兩賜張氏，發回本鄉。是時遇赦之家，不惟生者稱頌包公之德，而死者亦甘心瞑目矣。